

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

新刊 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四十八

策

制科策四

御試制策一道

淇水先生

皇帝若曰自昔欲治之主曷嘗不進圖賢材以共諭天下之務哉終之名發事施以傳休于先窮朕甚慕之近代設策士之科而失取人之實所問或非要而所言未必有所合至使遷忠憤之極論角靡曼之虛文情鬱事遼上下相失曾何大道之補焉朕享國之日淺永惟任大而守重欲聞謙直之言以鑒不測而未始去獲子大夫竅然應書其考於古而不适質諸當今而易行爲朕竭思而茂明之夫天人之際災祥各緣類而至也故至治之時必有休將發為星辰雨露草木鳥蟲之祥皇極之不建乃六沴並作害于而民君人者儻不思復天變則遂至誇謬而不可扶持此皆前世已然之效也朕即位以來非有歌鐘狗馬

之娛與夫外家女寵爵位賞賜之過也酒三月已大風晝冥
四月丁未自氣起西方七月丁丑太白晝經天八月庚寅大雨
糴米師半年之間耗費四發豈朕不共不忧不決不達之致與
是以夜顧省戒遲之靡寧也矧今吏治之未醇民風之未厚
官溢而濫入之源未塞兵衆而選用之法未精工作淫巧於都
中豪右儕侈於公上田野雖加闢而農有寒飢之患關市雖弛
禁而商牙貨貿之通豈不欲人蹈名節而廉耻常立豈不欲
人遠刑罰而若冒常不止將以六正八疵察迹夫忠邪之端則
憚不能以情見以七教三法化陶乎善惡之類則善不能以家
撫來遠羣人苟礼曷為異同之論生利事神保民豈无後先之
指設欽于鄉以歲行之使知有恭老悌長之節古獨以爲宜乎
歛穀于社以時發之使知抜貧惄荒之政今獨以爲難乎宋襄
一言而勝兵皆朕下罪已之諂甚祗懼也而未有轉禍之感汝
宣絃些以成名實朕發責吏之書甚丁寧也而未有飭職之應

昔仲舒之推灾異專治春秋之學劉蕡之對闕失深陳社稷之計遠鑒百王與壞之所繇近摹古聖功業之所就何行而適此變何修而當天心子大夫其思致祥抹弊起治之術熟之復之毋枉執事以称朕詳延之意焉

臣對曰承學愚臣生於太平之日而游息於天地和氣之内與草木同其榮與麋鹿共其樂數十年矣常以謂不見兵盜流亡之灾雖老於農耕比之危朝亂邦之日其猶万万于彼而無所憾况今彈冠皮綬欵乎交戰之下親見聖主得以尽其所學而言當出之事人目之幸夫何以過于此聖策自昔欲治之主曷嘗不進圖軒賢以共論天下之務終之名發事施以傳休于無窮朕甚慕之此陛下虛己以來下情之至也臣聞士無貴賤道是則令人無遠迹志通則應旨第五倫爲長安市嘗讀詔書嘆曰此聖主也一見波矣及見光武酬對政道帝果深然其說自難不肖亦嘗默觀時事而商略陛下之志矣陛下繼統承

政恭儉之德中大禹之法而憂勤庶事有虞舜周文之心杜女
謁知閭寺厚親族弊貌臣下損无名之祿罷不急之用命信而
不妄罰嚴而必行群下莫不聳勇卒將奮厲怠惰之氣而思以
忠信自結于上于此知陛下有志于爲治而臣亦竊喜今日之
可以言庶乎弟五倫之遇于漢異世而同事矣然臣竊有所慮
者天下之大利害慮于无形言者或能言之而常患人之不能
見利害之小者可以見而言者常以爲眉眉耻之而不言夫大
事言之而不能見小事耻之而不言則天下之事失時而舉矣臣
則不然大不敢隱小不敢弃而聰明主之所自擇陛下幸聽之
則庶幾有益于毫毛而天下之利也聖策曰近代設策士之科
而失取人之實所問或非要而所言未必有所合至使遷忠憤
之極論角靡曼之虛文情鬱事遼上下相失曾何大道之誦
焉欲聞謹言以鑒不遠臣聞百官各有職小不得以語大右不
得以治左惟宰相偏得治天下之事而諫官御史偏得言天下

之事下此則有六科六科之人一介賤士也而獨得論之
人計天子之所宜聞宰相之所當治御史諫官之所當言無所不
可言者大臣以格薦之陛下以禮而臨試之其可謂不輕而重
矣然臣竊有所怪者自設科以來卒未聞朝廷得一言行一事
豈朝廷之虛設利選以收可用之才而不繫乎言之可行與否
耶將言者務爲浮語虛論徒以驚世高名不切于實邪朝廷虛
設其選則言者幾爲狂瞽而妄爲來於是科者爲無所益于商
而專爲進取之計凡此者臣之所深耻也今陛下既招來下臣
而親屈大問矣使臣言有可行陛下舉而行之苟有以少補于
世而迹不辱于天下則刀鋸不足以爲臣憂祿賞不足以爲臣
利而臣之私願畢矣臣安敢不考古實今而爲陛下詳言之哉
聖稟曰天人之際以祥各緣類而至也故至治之時必有休符
發爲辰星雨露草木鳥虫之祥皇極之不建乃大凶並作害于
而民即位以來非有歌鍾狗馬之娛與夫外家女寵爵位賞賜

之過也。酒二月乙巳大風晝冥四月丁未白氣起西方七月丁丑太白晝經天八月庚寅大雨霪京師半年之間鉅異四發而陛下又退託于木共不忙不勞不達臣見陛下畏天省己之道有過于前古之君也臣亦嘗究天文洪範五行六滄之學矣蓋六經皆記異而不書其說聖人以爲足以下戒時君之怠而上不敢以已意期天事如此而已後世學者往往指事推迹以言災異而終不免乎牽合此其近乎巫史之術聖人之所不取也今陛下取鉅異四列以訪臣臣豈敢爲牽合之說而苟塞聖問躬學者以大風晝冥則不過曰號令暴急以白氣太白則不過曰當有蠻夷之兵以大雨爲害則不過曰簡宗廟不禱祠臣之言之則異乎此天地之大警之于人人之所以爲四支之彊者其本在下而爲腹心肺腑其末在上而爲五官其氣有所經緯而其神有所舍止神有所敝則氣有繆戾矣腹心肺腑之間有所攻塞則五官有不寧矣其醫者原脉察色而知其疾之所

目來耳之病則知其出于腎目之病則知其出于肝也皆上下
之相牽而變動事理之必然而不足怪者也然則五官之不寧
其原亦在乎腹心肺腑而已矣天地亦何以異於是乎日月辰
宿天地之五官也民人生聚天下之心腹肺腑也雲雨甚氣也
變化其神也今之風冥而氣異星變而雨露異豈他哉亦民人
生聚之間有所疾痛不樂已是故善治五官之疾者不治五官
而治腹心肺腑善止天地之異者不止天地之異而止民人疾
痛不禁自古聖君賢臣見天地之異則相與咨嗟戒懼故商高
宗曾姬雉之異而祖己戒之曰祀無豐于昵唐太宗逢彗星之
妖虞世南諫之而悟曰我不可以輕天下之士今陛下統政之
始宜有星辰雨露草木鳥蟲之祥以爲明聖之表而各驗衆至
此上天愛陛下而以此戒陛下也陛下損膳徹樂下責己之詔
求救政訪直言是以應天順人之一端矣若夫聚綿黃無名之
學而爲歎勝稽讓之事此何所益于奉天受民者哉陛下復策

曰吏治之未醇民風之未厚陛下可謂深謙富世之敝矣陛下無惑乎吏治之未醇民風之未厚也其原蓋自乎朝廷而已今朝廷喜於增官置局而不能責臣賢能多爲條令而不行賞罰鄙弃實用而崇尚虛名寒士無全而閥閱房選有爲者多累而因循者獲安朋黨相推而孤立之士沉退文吏與武吏相嫉而不同心官不恤民之私民不移官之事而上下異志朝廷務於蔽塞任子而不知釐革之本源士大夫樂於進趨而不能安廉恥進退之分儒臣不過循守今式以避過彊臣不過頷頑賈直以爲名瘠民而肥吏貧農而富游手茲十數者未之去吏治安得而醇民風安得而厚哉陛下孰講而亟變之則吏治醇而民風厚矣聖策曰官盜而盜入之源未塞兵叛而選用之法未精此二者固所當留意而先治也臣請爲陛下言盜入可止之術今文武之吏升冕而治人者豈特士人之多邪有黠徒有苗貳有僉僕有胥吏有監校之親戚有官署之旁友附教習有紀綱憲

祿之子孫士大夫其雜亂如此朝廷因仍而弗汰則患其溢汰
之則慮其羈而怨是仕籍終不可得而清也仕籍未清則文武
爲君罔召爲相不可以爲治故濫溢不可以不汰汰之者必有
道在籍者勿復汰繼來之僕爲令以劄之黠徒胥史鑑核凡以
雜色入流者寵之本足而足矣何得損仕籍貴臣以恩請者必
冠而後可無以與諭祿之幼富人入蜀會叛采于縣官授之假
版使得以贖小罪與夫久勞于事者皆畀之以他賜無以名器
授之非所宜得一切寢格而不下夫已源塞而塗隘矣然後登
進天下賢者計民而置官太平之化可指掌而致也然而爲是
者在陛下不可以委臣子何哉宦官者人主之柄人主爲之而
天下莫不順唐一日罷糾封官三千無赦作言以起事議雖出
于嫌宋而明皇自爲之也張始均禍于魏而暨豔誅于吳王未
爲之倡也臣請復爲陛下言兵衆選用之法臣聞兵在選而不
在衆祖宗之時兵不過數十萬而四夷奔走之不暇今天下數

至百餘萬財力耗弊而威不行然則苟不能選用雖多兵過所
以爲累而何貴百萬之衆哉今有卒于此力可以彊彊弩與
而行日可以馳二百里其月祿爲錢千粟二斛又有平于此彼
冗而朴甚下其月祿亦爲錢千粟二斛則強勇之卒必有不戰
于心矣見敵格鬪鼓旗相當効楯相薄冗卒先奔而潰則勇者
不能不牽而動故無事而居雜以精冗則消軍之志有事而用
雜以精冗則爲敵之福中人十戶之賦歲不過十萬錢十戶之
賦僅足以養一卒縣官養卒之衆不勝其敝矣尚何容疲冗于
其間哉然而休之不可以速汰速則怨老癃無歸群持瓢囊行
勾道路傷戰士心今不若汰其老癃淳其壯子弟壯子弟不失
業而老癃有所歸其數不足則擇取下卒之秀者兵不他募而
可以足用用之而人人知戰事矣陛下若欲天下之兵舉可以
用皆有殺敵致死之力而無不遙驕惰之氣則祖宗蒐兵責師
之法戢於國史陛下可以爲之也今何俟而弗舉耶陛下又以

工作爲巧豪右僭侈之爲患夫僭侈者衆則淫巧者多矣其失
則自乎禮制之不羽先王之爲禮制所以定豐約限貴賤也故
使官室有量車服有節器用有等人徒有數君子得以異於小
人之群小人雖有其財而不敢居君子之車服君子之服用君
子之器則猶乃可禁而僭侈可止也今之天下禮制既不明而
法令亦不甚可畏君子小人僭竝而肩隨三公之服與兵吏同
色軍民之室屋與官寺爭華富人之妾被珠玉而童走曳絲紗
百工爭奇新伎奇器以應之始於中都徧於天下富人苟財之
所及則尼其欲而惟力是視小人桀驁視君子亡如也君子鬼
輕則雖爲廉約不足以率下此爲亂之始也臣願爲禮制以示
天下而嚴爲之法令以別君子小人上下之分立而爭者知止
則無巧僭庶幾乎息矣聖策曰田野雖加闢而農有寒飢之
患開市雖弛禁而商無貿貨之通陛下之問下及於農商此陛
下欲爲仁政而深論天下之敝也臣請先言農之敝今之天下

爲本者常不足而爲末者常有餘浮民貴而農民賤家于田取
者不若居市里以求耜爲業者不若據貨財浮民自以爲材智
之富然而財力勤苦之民盼盼焉不足於衣食而常有賦役之
憂寒飢之患此有陳鄧許毫嘗飢寒農人之死者不可勝計而
他業之民富厚恬夷无異乎平日有司不能承朝廷爲轉米糧
以爲之食事已則宴然而弗議是豈強國均民之道哉今天下
之用郡縣百索莫不出于農桑賦衍福桑畝綿繁上取大麦而
下取穀築辛冶堤塲夷道途河川之徒杠亭傳之坎壈一時之
輸暴集之役其勞苦無時得息此所以田野雖闢而農人不免
於寒飢也臣願陛下爲令以寬農人雜征苛取使出之于他業
之民而無專于農以寬生民之力而享其本則可以鮮轉徙饑
飢之人矣農之敝如此而百復請言商之敝臣聞四民各有業
而無不得其所此三代之法也是致吏而不農農則有役仕而
不商商則有征今吏而兼農商者太半於天下農則不得而役

商則不得而征民所欲爲而吏以其羇力偏爲之矣民安能不
輕之哉欲農之寒飢之寡則莫若使吏而農者无得免郡縣之
役欲商之貿貨之通則莫若使仕而商者无得略開市之征謹
司察之而深置之法甚者還之農善而無以爲吏則吏民不相
恩而商可以少通矣聖策曰豈不欲人蹈名節而廉恥常不立
豈不欲人遠刑罰而抵冒常不止臣以謂廉恥之不立此用人
失實之過也刑罰之不止此守令非其人之罪也陛下知人之
所以不安其分而有覬覦獻望之心乎一卒無功而爲將則一
軍皆敬罵曰我何謂不至于此一士無能而得美官則衆人皆有
所望曰我之不獲也何哉人知爲善無効則猖狂肆行於舉事
之外而不力於名節之路矣今陛下以爲可用而
天下或以爲不稱陛下以爲人莫之及而天下或以爲無能士
人不務爲忠力以卜主上之知而情有所下交恩有所主出此
愚臣素所痛疾而深憤者也昔我太宗嘗擢張詠于常參之列

其績効終如何哉臣以謂陛下宜自擢其人于常參下士之列
莫爲守宰而還者皆召問之不惟可以博訪四方之動靜疾苦
觀視其人之材智如何而爲之用言之可採者疏其名于屏障
詳擇而以職事試之此愈于群臣之所薦者遠矣夫旣用人如
此則又參之以薦舉名譽無間平也曆月科級而復考之以鑑白
某爲是職嘗辦是事矣某言是事實有是効矣某典是事策是
士嘗有是功矣則雖用之而天下不敢有覬覦觖望之心也厲
名節長廉耻孰大于茲乎此之論治者莫不欲入遠刑罰而多
患抵冒之不止則遂欲變更津令以爲措刑將在于此夫刑措
在人而不在法法者天下之大紀也可以一賢愚齊強弱而不
足以盡天下之變臯陶之法臯陶能舉之商鞅之法商鞅之
人不任事則法在而不舉而又將爲巧吏奸民之資借更以
爲已威信法以爲己用而刑不勝蕃矣往者仁宗頒新法以示
天下苟者淹而爲寬疑者缺而爲明缺者補而爲完識者督知

其詳當可從也行之以及于今而小人猶不能遠刑罰是誠
何邪守令不足以安民也陛下欲人之遠刑罰則莫若慎選賢
以爲守令使之爲政化以齊郡縣之俗守令賢則小人雖欲爲
罪皆自屏匿而不敢輒發陛下得一賢守而一郡之刑措得一
賢令而一邑之刑措守令皆得其人則天下之刑措矣臣故曰
刑罰之不止此守令非其人之罪也聖策曰將以六正八疵察
迹夫忠邪之端則憚不能以情見以七教三法化陶乎善惡之
類則患不能以家撫陛下既策臣以當世之務矣又欲取古人
之教而究觀天下之情僞使忠邪不得而逃也故舉六正八疵
以爲之目抑陛下可謂仁聖齊言好問之主矣夫察言好問固
聖主之事然而訪諸工人則正言進訪諸邪人則邪言進明足
以了邪正之辨則察之間之而益廣明不足以別邪正則察之
間之而益疑今陛下假寬容煦和之色以盡臣下一見于前者
人人自謂可中上旨真爲難進是非相紛此正陛下用明之時

也陛下欲知忠邪之異乎進而合于忠孝退而合于仁義言有
益于聖主而利可以兼被於天下斯則忠已進不爲忠孝退不
爲仁義言無所益乎國而利無所加于民斯則邪已陛下用此
而忠邪判然皆不得而混矣而何取于六正八疵之辭莊周之
語乎君夫戴禮王制以父子兄弟夫婦君臣長幼朋友賓客命
之曰七教以興民德周官以三刺一曰評群臣二曰評群吏三
曰評万民三宥一曰不識二曰過失三曰遺忘三赦一曰幼弱
二曰耄三曰惄愚總之曰三法以求民情斷民中而施上眼下
服之罪此皆二經之至要陛下果得良吏而任之使之明教慎
刑而陶善惡之類則何至于家撫而有治道之不興乎耶策文
曰來遠臨人節禮易為異同之論性利事袖保民豈無後先之
指者夫孔子之所以問同而答異者皆視問者之所病而爲之
歲切諷厲故一問之以政而孔子答之以政在來歲政在臨
民政在節禮也丘明爲外傳載掌良諫王之辭以其失舉數師

而伐鄭我之以內利三德故曰義所以生利祥所以事神仁所以保民也陛下又策臣曰設飲于鄉以歲行之使知有恭老悌長之節古猶以爲宜乎斂穀于社以時發之使知有扶貧恤寡之政今獨以爲難乎陛下舉一者而資之于臣此聖明之意恒天下之薄俗曲恭老悌長之節而欲復鄉飲恩朝廷之遺缺未有據貧恤荒之政而欲復社倉也古者以井田治畿甸國之民民有餘力暇日不迫於兵戎賦役之事田夫賓賢祭蜡之時而從事于禮爲之坐立之位俎豆之數降升上下之文以示節之而民莫不知節今余爲裕民之術而欲先復鄉黨飲酒之禮是將無益于天下臣以謂獨宜于古矣社倉之作其始也本以備凶饑之後及其末也或取而爲兵費是以起于古而不狃于今今復之則見於常賦之外復有加焉而臣恐有司之不能守掠取以入縣官其名爲恤民而其實爲加賦臣以謂難于今日聖策曰宋景一言而勝妖眚朕下衆已之詔甚祗懼也而未有

轉禍之感者臣聞天威于誠而不以浮文爲感宋景之言其始
非有意乎感上天而其心本不主於退火而取壽也發于鄉飲
形于怛憫而深格于神之聽已欲後已而先臣民而天爲之祐
矣臣有所區區者輒因陛下求轉禍之美策而不敢不致忠赤
於陛下伏以仁宗皇帝納民于富壽之中者四十二年挈國疆
而授之明聖知陛下可以勝方世之託也陛下至德妙堯舜有
爲如文武然後可以副先帝之意而滿天下望然三至于茲尚
未有興利除害可以其慰人心者豈可謙拒而未遑耶豈陰視
天下之事欲偏悉其情僞可爲不疑而後爲之邪賈誼曰日中
必斃操刀必割言爲治不可以後也陛下殫精留神于万事之
禁日夜思所以慰人之望則安享福祚而比日月天地之无窮
彼宋景之事局足爲至聖之慕邪聖策曰漢宣終世以核名實
朕發責吏之書甚丁寧也而未有飭職之應者陛下欲爲漢宣
之政可謂得抑激之道矣陛下知漢宣之所以不失名實者乎

此在乎賞罰行而已矣今天下之事因循而皆斂其本則蓋自
乎賞罰不分夫財用之不足漕輶之不通河防之不固兵律之
不嚴獄訟冠盜之不止馬政之不革此天下之所共知陛下之
所以爲憂而群臣多士積歲深諭而不決者也臣以一言該之
而數者行以自治何也陛下患財用之不足漕輶之不通則宜
責計臣患河防之不固則宜責水官患兵律之不嚴則宜責將
帥患獄訟冠盜之不止則宜責刺守患馬政之不革則宜責牧
職皆任之以久而觀其効歲久而其敝猶是也則深察而謹誅
之取其職以畀能者夫賞罰既明則无寘之人雖與之煩權
使有睥睨而不敢者矣此漢宣之爲也今陛下当輔相之臣不
務明賞罰以勸督群下而歷取天下之事以自任勤勞而不能
周耗乱而不能舉平日列群司賜厚祿一有四方之事則符勑
紛紛冠蓋交道而居其職者以謂事理之常然而已无負于職
亦足怪已陛下行賞罰以核名實則漢宣之治何異于古乎聖

策曰昔仲舒之推災異專治春秋之學劉蕡之對闕失深陳社
稷之計遠監百王興壞之所由近摹四聖功業之所就可行而
隨世變何脩而當天心者此陛下拳拳于治而遠思董仲舒劉
蕡至切之對欲以天人之率過望于愚臣也仲舒治公羊春秋
好言灾異而亦自用閉陰縱陽之所以治其國其言報應相當
之際大略則具之于策其詳則載之于繫露之誌矣劉蕡以官
者之擅權藩鎮之竊命指陳時病雖有司不敢以入第而天下
正人傳讀其文至有相對泣下者如臣之愚安敢望三子之城
哉然陛下之所訪者呂后粗道于前美臣嘗歷選百王興壞之
迹三皇而五帝五帝而三代三代而東西京東西京而魏吳蜀
魏吳蜀而西晉東晉東晉而後魏後魏而東西魏東西魏而宋
齊梁陳後周一之于隋而爲唐一之于唐而又爲朱梁爲後晉
爲石晉爲劉漢爲周室然後至于聖宋自餘國而下其微而弱
一燭火之明也奚足論哉若夫三皇五帝之壯雖其極治亦未

足以遠過于聖宋者呂觀今之治明聖五世康樂百年豈不足
季仲視周漢而減僕命晉魏宋臣聞十一月之冰霰小人皆知
其寒也而陽以之生五月之日小人皆知其暑也而陰以之始
治亂之交猶寒暑也寒暑之期三月而改治亂之勢百年而遷
善歲之家知寒暑之必至是以在暑成裘在寒成絺其所以慮
患之道先是終身無寒暑之患爲天下者治而不可不憂亂
安而不可不憂危亂而後憂之則雖有舜禹之才亦無所措
其智已方今之世其久安而無所事力至于此此常人皆以謂
無足憂而智者之所慮也天下之福抑於昭昭而天下之敝藏
于默默豈無檢臣邪黨欲爚亂天子之視聽乘間而圖權言無
夷狄之國欲連兵而爲盜豈無盜桀之民伺民之不給欲爲亡
命奮臂之倡有一于此臣竊爲陛下憂之若夫持治安之勢預
爲之備以銷天下之憂則四聖之功業卓然見于天下皆可以
爲後世法惟陛下撫諸史氏洛之于故老之口取其要者力爲

之而已矣又何患世变之邪適天心之弗當乎陛下求舖異致祥撲敵起治之術臣願以摹治四聖爲對臣聞功莫大于天地明莫並于日月天地之功或有所不及而冀壤神其用日月之明或有所不照而燈燭揚其光以臣之淺陋何以上副陛下待之問之之意乎雖然或有益于朝廷之缺而陛下納臣之言實在愚之罪則臣不勝死生之幸也謹對

擬試制策一道

王校理

問蓋聞至治之世教化明而風俗美士之處者皆篤於自治而仕者皆能稱其官當是之時百廢脩而萬事理故上下富足百姓和樂而臻於仁壽施乃鳥獸草木皆遂其性至於蠻夷狄戎莫不欣欣附焉其所繇者何術而至於斯歟今士寡廉耻而希令苟且之俗盛至於舉選猥弊而百職未脩上下之財不賅於用元元匱急而輕於抵罪鳥獸草木未盡遂其生靈更我私至勤於禦備之策焉其不能方古者何謂歟夫

事其末而欲及其本與泥其迹而求合其變皆不可也然則
倣於古而不迂泥於今而不卑必有其道可得而言焉昔者
孔子語爲邦曰乘商之輶服周之冕樂則曰韶舞今考其事
尚可復於當世歟如不可復則興今之禮樂者將何說歟子
大夫其平陳焉

對詩曰古之人無數譽譽斯士咸哉周之所以興也夫上不能
以無斁之心成天下之才而才有可用者往往堙淪於閭閻林雖
豪傑不奪於譽而有待於後世然內之爲宗廟社稷無窮之傳
外之制疆場疊更不測之變非盡得其人而與之謀則孰能致
治哉嗟乎古卅之後或德復見於今日明詔侍臣以策草苑之
賊方聖賢相際萬卅之一時經綸之體已熟諭而深思顧寡見
陋聞之人何足以將胡之然而學者所以爲已不知致君愛民
之方則未足盡爲已之道此昔人之所以幡然投畎畝之耕而
願其男爲堯舜之意也敢不勉以承下風策曰至治之世何

術以至於斯而今則未然請條其故夫所謂教化明而風俗美
志士之處者篤於自治而仕者稱其官蓋上能致其知以燭天
下之理喜好公懼無以拂其正推惻怛之心而示於施爲之際
始乎閨門衽席之中相與篤好於善善所以自治者盡矣然後
取群聖人所以遺後世之法度考天下之才以操權衡而不辨
於輕重之私君臣之德協而所以爲治之體則又要而不煩以
四海九州之民俯仰以聽朝廷之警戒好惡足以爲其勸禁然
內劫於飢寒之欲彼唯驚死不給尚何勸禁之能加哉於是爲
開其衣食之具人受之由而不踰於百畝四民之勞農最其甚
不能謔害於前致利於後則彼勤肯戮力以趣耕織哉故什而
稅一旱乾水溢饑廩之賙必先於農祭祀喪紀又與之賑貸天
子之於粢盛王后之於祭服率之以身而不耕者有里布屋粟
之出罷士無伍罷女無家工商以用物售而苟產遇可自不能
行於天下設有作者又隨之以裁辱天地之財出於人無窮而

費於人有節弱不謗於強貧不奪於富衣帛食肉者以其時而父母之養妻子之畜人畢得其欲而黨庠遂序國學之制出乎其中教之以六德六行六藝糾之以八刑防之以五禮六樂自天子親率而王庶子入必以齒民聽觀於耳目之餘而盡有以入於腹心之久銷忿鬪之欲而自然行脩於家又况族師書其孝弟而為之勸乎童言異行無門以入而万有一出則上所以俟之之道已尽而屏棄之法行焉於是賢能之興可以因一時之民而惡有罔上者不唯陶冶之俗人不爲欺而設法之意有其序也夫行之見於衆則察於族師至於德藝之實非朝廷之人不足以知之鄉大夫爲之察焉士之孝也內極於妙萬物之神而外之於行身未嘗不同於人其未命也獻焉曰饗至拜以受賢能之書蓋養生之節至於不謗以謂夫上所以求下者爲其能左右吾治而已豈係夫勢之可以致人哉一日仕于朝廷則利不足以動心而義至於得已上揆天下以道類其材而為

之使平水土者必以爲司空播百穀者必以爲后稷於是人奮
有為之心而上又濟之以悃惪不懈之意率濯蕩矯以新其器
雖一時之入有不待勸禁以宿功然而以天下方世為之法度
於是繼之以九載考績之政幽明無以度其實而加之以黜陟
民卒心服而賞罰始足以爲其勸禁也孟子曰天下心服而王
者此之謂也此其所以士之處者篤於自治而仕者能稱其官
也策自當是之時百度脩而萬事理故上下富足百姓和樂而
臻於仁壽施及鳥獸草木皆遂其性至於亦蠻夷附焉所謂百度
脩而万事理者蓋盡得其人而爲之用君臣推躬行之實於困
任原省之際受田以耕財生於人而用不浮於財族墳墓黜朋
友出入相友守望相助行役以時而無征伐役之勤倉廩胥
嗇而無卽鍾流亡之患養生喪死皆尽其理此所以百姓和樂
而臻於仁壽也下至於鳥獸草木之微畢爲之綱紀不虧不舛
不剝胎不覆巢獮蔡魚然後漁人澤染狩祭然後田獵斧斤

以時入山林以聖人之心仁民而愛物不忍深捕血氣之類
而皮革棟宇必資於鳥獸草木殺之不以時費之不以取則物
屈而不能贍人之用此聖人所以仁於愛天下之物而智於養
天下之財故鴻臚之詩稱明王交萬物有道而魚麗美其能備
禮也書曰博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率服夫德脩於內者未嘗
訛於外也雖然德脩而無其政則亦不定以持以爲夫夷狄之
竇而俗嗜騎射之事然中國什伍其民而天下之農盡爲之兵
族有正黨有師而天下之吏盡爲之將自男子之仕舉弧矢於
門而示其必有事於四方會同宴飲未嘗無射而又教之爲庠
序之塾士之舉出行同能耦則又以射別之俗之所薰入自致
弊又况利誘其後而寶足以悍憲於身以夷狄之長而當中國
之備不待教而勝負之勢已定矣雖然猶以爲未也疆場之守
盡擇其人而教之漸磨士能死制接之以信悌之誠而聘之以
忠信之使自非鳥獸之不可制則孰敢無名以震中國而自挫

覆巢拔轂之既哉此先王所由之術也自先王之澤竭而秦盡黜其為治之迹所以後之有天下者患先王之道難行而書之所存者蓋其略也漂漂以逐波瀾之餘而不窮其源此所以遺意嘗用於傳注之說竊嘗以謂因其迹而求之以理夫何遠哉然而有其德無其勢欲爲而不能速其效孟子所以謂文王百里之起爲難也自唐隳其業而海內壞裂疆分凡五十載而正朔始一於宋蓋元元厭難愁敵假息日月而天誘太祖太宗之祐武洗沐九州以傳四聖炳然百年之中而四聖求理之意無一日之懈以夫文武之憂勤遺太平於子孫世才幾傳而康王已有憂朝之刺由是而知今日之墮可謂軼於前矣宜乎頌功神明以示無極而策曰士寔廉耻而希合苟且之俗盛至於舉漢甚弊而百職未終上下之財不贍於用元元匱急而輕於抵罪鳥獸草木未遂其性蠻夷戎狄至勤於禦備之策其不能方古者何歟此誠至慮者之所宜認謂以憂也竊以謂古之欲

有為者必於其始視其時之何如取之常以何辦慮孰於已謀
孰於人然后出乎令行政事所以治有体而功有誠如夏商周
之忠質文迭相為效也其下至於齊桓之用管夷吾秦孝公之
用商鞅尤且反復咨諭不疑於心然後措之於事故贊其体之
淺深而見效也竊敢妄議今朝廷之所尚者何也閨冶之俗宜
出朝廷而今則不然也庠序雖設而家自有師以口耳誦聽章
句文辭之能來應有司而未嘗核其行義雖有保任之狀一切
文具而已高爵隆名畢取於此雖卓犖之賢固不乏於用而僕
侍以得者多矣令一有之尚足以起妄進之心况其多乎此所
以寡廉恥而希合苟且之俗盛也自茂才進士試之以策論繕
余猶及古今之治亂然已不足以得士矣又况明法之類乎不
唯无補而又有害也所謂百職之不脩者蓋始所以得仕之時
自廊廟以至管庫未嘗試其爲政之能已仕而使之以一人之
才而盡閭閻百職之治蓋舜之命九官而羲農不可代伯夷之興礼

况以夫陶冶所及之人而必欲賢於九官乎雖有考績之文自非罪入於吏謙者四歲一遷其官未嘗核其實也然則孰不養交安祿以幸遷平管子曰使人於不爭之官各長其所長也揚子曰真不真偶不偶則政不核无乃反於是所謂上下之財不贍於周元元匱急而輕於抵罪者竊以為今之於生財既失其本而理財之方又未尽也夫天下之衣食賦役畢出於農朝廷所以設農之意甚篤而加吏以勸農之名雖然不設法使吏有以守而徒加之以名未免以得也蓋变俗之榮辱必自朝廷能使人榮於力本而以耕井為辱財贍於用今豪宗大姓躋升陋以售田而操耒耜機杼之氓隸樂歲不厭於糠粃是果能操榮辱之責乎吏非詔令之督責而視田之可興者不以務心奔九穀之利於墮莽而過千里之灌於污澗憚湏吏之勞而遺方世之利者多矣此其失生財之本也室廬或用嫁娶葬送不嚴其等殺而閭巷之黔首侈於王公工商无奇伎淫巧之禁而用

物常訛於異物。朝廷雖丁寧欲以僉率海內而有司裁費者又不穢其要。蓋聞先生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以俟收奢此庶德之卒也。宜擇群臣熟講裁費之寶而法自禁中斷之以必則俗可易也。昔賈誼謂文帝緣袍革舄而富人屋牆被文繡，范宏之論晉武帝焚雉頭之麥而天下奢侈逾甚。雖有良心而法制不立也。上下之財不贍於用，元元匱急輒於抵罪者不出於君子。所謂鳥獸草木未遂其性，蠻夷戎狄至於勤禦備之策者，蓋先王之法度既訛而人且有失其性者，又况其下乎？雖然以百年之承平生息蕃衍所以用於人之物，宜有以愛養之。今徒禁其一時之暴殄而禁未必行。至於長林荒翳千尋之才大蔽，牛馬伐不以時而僅餘於槎枒，嗟夫！數牧春蕃鳥獸，虞衡作山澤之材，此先王之政而今皆无其官使平民擅數牧山澤而有供奉之利，豈均无貧之意哉？至於所謂蠻夷戎狄之勤禦備者，其漸以此也。而今之為中國患者，特西北二虜而已。捐數

十方之賂以唱其先廟之求尤敢崛強以嫚文告功以為彼敢
為此乃天所以激吾中國求理之意傳曰請釋奠以為外懼者
是也苟朝廷警戒以新其治使至於聖人內外无患豈不謹狀
策自放於古而不遠近於今而不卑切以為孟子曰為政不因
先王之道者可謂智乎蓋因其道者非謂迹也以堯舜之道一
也而時之相去近也舜因巡守改脩其五礼迹有先後之異不
害其為稽古也若夫井田不可以一朝復力本以生財而租庸
之法庶乎其可也置學校以教士革革選以求材因能使人而
考功罪以實上示之以好惡而變其希世苟且之俗為之以漸
而勸禁有其效率其下安謹守而力行之則先王之道有不尽
復乎雖然在乎一其心而已矣故伊尹曰一哉王心者此也孔
子語為邦自乘商之輶服周之冕樂則韶舞蓋先王之道有本
末治人行已至於礼樂極矣舜之任官伯夷以樂教胄子而生
伯翳治鳥獸草木之後以仲尼七十子之間而唯許顓子以凡

樂雖然當周之文散思教之以質於是喟然歎曰吾用之則從
先進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明而於此唯許顥子以礼樂也
然行其意詳其數本末不可以相舍也各因其時而已矣孔子
曰樂大樂大鐘鼓太平哉禮云檀云玉帛太平哉而楊子曰玉
帛不分鍾鼓不六吾無以見聖人矣此其意也然則以今日言
之能盡治人之寶如虞舜之時則商故周冕韶舞之議也固有
待焉撲陋不足以稱下問

新刊 風範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四十九

策

制科策五

御試制策一道

淨德先生

皇帝若曰在昔明王之治天下仁風翔洽德澤汪濊四序調於
上萬物和於下兵革不試刑辟弗用內則俊賢居外以職於三
職外則夷狄向風以修於歲貢建皇極以承天心歛時福以錫
民庶然後日星雨露鳥獸草木効祥萬物化之不絕朕甚慕
之其何術以臻此歟朕承祖宗之業託士民之上明有所未燭
化有所未孚而任大守重難于負荷故詳延兜壘之士思聞謹
直之言以輔不逮庶幾乎治蓋人君即位必求端于天而正諸
已惟五事得其常則庶證協其應朕享國以來靡敢自肆而和
氣猶鬱大異數見西元年日食三朝洎仲秋地震數路而異方
之廣爲灾最甚豈朕弗德之致歟夙夜晨興思其所以是故圖

講政務則日至中吳而猶多苟簡之習承進人才則官無虛候而頗乏鑽用之美種差非不懷來也而邊候或時驛騎以至臨諸輔臣諭明神武烝民非不受養也而生氣或未完富以至分馳使者宣布惠教國用雖節而尚煩於調度兵籍雖衆而未精於簡稽寬闊舉之禁而商靡通捐器玩之巧而工弗戒夫風俗厚薄根於取士之無本道教之不明而博詢臺閣之論所執者不一豈無教弊之道焉刑罰頗重出於設法之多門公寵之不革而將加恩仁之政使死者少緩必有可行之術焉子欲與乎七教兼乎三至以底聖人之道則宜條其先後之次子欲明乎六親盡乎五法以極天下之治則宜叙其本末之要乃至仲舒之言班固謂切於當世其可施於今者何策崔寔之論范曄謂切於政体其有益於時者何事毋以謂古人陳迹既久而不可舉毋以謂本朝成法已定而不可改惟其改之而適中文之而得宜不迫不迂歸於至當書曰言之非難行之惟艱子大夫其悉

心以陳朕亦不憚於有爲焉

臣對曰臣聞大智者聖人之德而屢察焉言蓋萬事之統
省不遺而慮之深也中行者君子之能而仲尼與狂狷蓋匹夫
之志固守難奪而不可弃也此二者施諸君臣之際而要其歸
則上有求善無厭之美而下不失為盡節不欺之士各崇所尚
義何虧焉今陛下席太平之基運獨化之術元臣良輔講磨原
本於內庶官羣吏奔走職業於外經制立而可以庇萬嗣荒令
出而可以肅四方治定功成信有日矣然猶詔舉賢良方正之
士親策于庭退託不明延訪得失者豈非虛己好問不盡天下
之情歟臣愚不肖不足以備當今之下執事雖竭盡傾竊安能
補陛下萬分之一乎然不敢以荒略無取為解而逆探朝廷之
意願獻于前者蓋以為賢良之義貴犯而不貴隱棄斯義之廢
自臣始也且人各有異能而所以取之者必主於一求將帥主
於勇求守令主於廉求法吏主於文而求賢良主於直捨是則

雖有異能而亦不取矣今將帥不言其勇而言其仁守令不言
其廉而言其通法吏不言其文而言其樸則陛下取之則臣雖
不肖而所以進者賢良也敢不一於所主而永伸其志哉恭惟
聖策有曰昔明王之治仁風翊治德澤汪濊四時調万物和兵
革不試刑辟不用雋賢居位戎夷嚮風建皇極以承天歛時福
以錫民日星雨露鳥獸草木効祥薦社陛下甚慕之而訪臣以
致之之術者比陛下深思治體而究其所由欲其大利於四海
也臣愚向足以知之然臣聞人事有本末物理有始終王道之
施設固有先後端不所以治未慎始所以圖終施之宜先則不
可後於一日乃治体之所起也昔春秋以五始明王法謂一爲
元者視大始而欲正本深探其本而所貴者始也然則人君之
即位者天下之大本而王道之始乎兆民億姓延頸企踵而觀
其翬養也則必有人慰其望公卿輔佐致忠竭節而副其任使
之則必有以結其心若乃夷然懷意寧處而仰其懷徐也則必

有以悅其情古之賢三沐知端本慎始之義而施設之具无先
於此蘊之而爲盛德發之而爲大政如日月之照臨雨露之潤
澤使人人聞之率皆聳動鼓舞以爲吾君之有某善則五之幸
也吾君之惠無事則吾將享其利焉是政散而爲仁風霑而爲
德霑此可以調四序明可以和万物兵不試而威立刑弗用而
政成俊傑在位而百職卒卷夷款塞而九貢集大中之道建而
上順乎天五祀之福應而下休于民日星兩露鳥獸草木諸福
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書稱高宗之德曰作其
即位昇靖商邦至于小大无時或怨詩稱成王之嗣政則以小
毖慎微恭之進戒爲先務豈非端本慎始之意乎及其明驗大
效之見於後則德業昭著教化深厚措世以安傳祚永久得不
盛哉今陛下承五聖之統講求治具而以任大守重爲之憂故
臣敢以端本慎始爲獻願陛下不惑理財之說以怠生民不聞
者咸之請以結公卿不與疆場之事以懷夷狄惟陛下深思而

切究之則堯舜之治可以積久而致何在昔明王之足慕哉聖策曰人君即位必求端於天而正諸已惟五事得其常則庶詔協其應真國以來靡敢自肆而和氣尤鬱大異數見迺元年日食三朝洎仲秋地震數路而輿方之廣爲灾最甚者此陛下畏天命而求所以順之也臣聞天人之際精祲有以相感洪範之陳五事春秋之書災異皆其微也然世之說者有兩端焉一曰彼穹然居上者何預於人事乎日月星辰之凌錯陰陽水旱之愆亢皆大數使之然未必發於政事是天之與人離爲二而言非嚴恭寅畏之道也一曰災變之來率以類應某政之失則召某祥某事之非則感某異蓋自兩漢諸儒若劉向董仲舒郎顗蹇指之徒皆指時事一二以明之牽聯遷合務必其驗是不能推明天人之大端以啓導世主而徒溺於機祥也臣以謂之不然夫天之降命於君而付以大器者必有扶持全安之心譬如灌告戒之意矣示以災沴諭以变怪者欲其飭躬而務德卓犖

而圖寧也非无預於人事也非指其一二之失而致也天人之際如是而已陛下即位以來勵精庶政蟲魚草木率被煦養而改元之歲日食三朝者天心之愛陛下而告以始終之義也改元者陛下踰年頒政之始更新万事之時日者至明之物不可軼喻天意若曰陛下宜慎之於始輝光盛德而不可少弱也仲秋之後九州之地太半震動大至裂陷小亦覆壓京師亦震巽方最甚者天心之祐陛下而示以安危之端也地者至靜之物常處其安者也一失其常動而不已天意若曰靜而失常則安動而失道則危願陛下居安而慮危也祖宗由河朔而起則異方如本封陛下以四海爲家則京師如堂室震動之变形大斯者非獨外憂可虞抑亦內患可慮也夷狄之憂生於無御之失術車旅之憂生於威愛之偏任環衛之患生於防禁之疎略迎晉之患生於任使之過此四者皆嘗有之非臣之私憂過計也至于虹貫日地生毛太白經天熒惑失度此又警戒之深也

數化有未備乎德澤有未至乎賦稅過重乎刑罰失濫乎于戈
可虞乎盜賊不敢乎大槩必有以感之故天意譁譁而不已也
易曰其土圭塗其上繫乎包桑言恭通之世深念其危則悔吝不生
矣詩曰肇允彼桃蟲挾飛惟鳥言壯政之初慎其小則禍敗大
至矣顧陛下思天人之交窮詩易之戒則大異弭去而和氣感
召如影響是而歸策曰圖講政務則日至中昃而尤多苟簡之
冒蒸進人材則官无虛假而頗乏績用之美者臣聞古之聖人
未嘗不勤文王之治曰至中昃而不遑暇食然至于庶言庶獄
廉慎則罔攸棄之惟有司牧夫之是任蓋勞於求才逸於任賢
故也且帝王之道与天地參天地之化分任四時以生成万物
而不專於一草一木之長育蓋元氣統於上而万物無不遂者
矣帝王之道慎選擇群賢以翊輔万政而不偏於一物一事之修
飾蓋至權歸於中布万政無不卒矣恭惟陛下体乾之剛以運
勤法難之明以昭達既得群賢以任之又卒綱要以濟之則文

三鼎治之德，借美於古而虞舜無為之功復見於今也。苟簡之，
智何慮不革哉？若夫蒸鑿人才而乏績用，則臣略究其端矣。夫
唐虞之盛，九年而黜陟，周之隆，三歲而大計，蓋磨以歲月而
醸其能否，然後進退之深慎，名器而不妄與也。今之自選部而
升京秩者，爲考六七爲舉主五六人而後得自京秩而至郎官
者，凡四歲一遷焉。其於名器不輕而重也，信矣。陛下至誠待物，
急於得人，拔擢俊良於微賤之中，而置在高位者數矣。此皆賢
能不次而用，非若向之碌碌者，限以歲月也。然賢能不次而用，
王政之一端耳。人之能否，可不察哉？孟子曰：「左右皆曰賢，未可
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
用之。蓋小人之性，役於利祿而好於趨時，希世之事，揣知人主
之意，而務求其合，苟可以取寵於上，則不暇量已之材能與否
也。陛下急賢而用不次，進之則其心苟負於天下之士哉？然天
下之士，則有負陛下者，此衆心之所惑也。蓋嘗以邊畿進者，而

將帥辨其備怨於外羞也又嘗有可任御史者而言者謂其薄
於孝也始而聽其言中而試其事終而驗其能否則天下之士
不敢負陛下而續用不乏矣聖策曰種卷非不懷俠也而邊候
或時繹騎以至臨遣輔臣信明威武者臣聞中國之於四夷若
天地之於萬物猶覆包函而使之自遂耳安用較其力之勇怯
責其心之去留哉歟或悔慢不庭則征伐亦不得已而用也朝
廷之於西羌可謂厚矣加之王爵而襲其土賜之金繒而未嘗
黜然自近歲以來逆心日甚多遣介使以申難塞之請起犯邊
吏以本克捷之如此固宜俘擒以殄戮之矣是以陛下臨遣輔
臣而將伸九伐之令也然臣愚以爲中國之力有盈虛羌虜之
勢有強弱則必量而後動度而後行焉至道中天下之全盛也
兵之彊民之富將之豪傑足以威制四夷而無禪矣然猶五路
之入卒無成功此長驅深入得失之驗也康定間以於至道則
三者皆不及矣是以邊敵一動而遠近騷然以四海之方事一

芳而猶爲汲汲饅運之勞累歲不息而朝廷深有厭兵之心卒用間諺與之和解而生民始知休息之漸則兵不易動亦明矣以今之兵今之將擬於康定則未必過之而民力又不殆矣向者陛下即攻之歲乘歲祚殘忍之極皇覲相仍部族怨貳是以王師一舉而馴復綏城之地然人之戰沒者蓋已萬計財之耗壞者凡幾百萬耶近者秦慶二路寇入輒勝臣竊恐其勢力非復向時早飢之餘矣金湯之固非柔不守而塞下之積多者止再歲少者不數月也藩籬之戶倚以爲援而彊者遁逃而无幾弱者不足恃以寬文法則豪傑之將可以致死而細過多從於吏議也飽金帛則覘候之士可以知微而薄惠不足以使入也廣屯田則可以豐軍食而有司曠廢其事也恤士兵則可以助成而平居未嘗少寬也此皆我之未備矣以我之未備乘彼之未易量則莫若講求守禦之具而徐爲之謀也朝廷必有以制之臣愚不能更也陛下謂威而必報邪則威亦有示服謂戰而

勝邪則戰亦有未勝就使公報必勝則生民供饋亦已勞矣
若猶未也則兵連禍結何時而息乎閼陝一擾則寇盜必乘而
建卷之患未解則西宜備蜀北亦慮胡矣夫遠夷之不討與
羌戎之重困孰為輕重起一方之事而召三隅之憂孰為得失
賴陛下權量其宜而行之昔漢宣帝欲擊匈奴而魏相以為不
可報恐遠夷是以享三世稱藩之効唐太宗欲征突厥而長孫
無忌願且戢兵是以終立觀太平之績臣故曰願陛下權量其
宜而行之也聖策曰恭民非不愛養也而生業或未完富以至
外馳使者宣布惠教臣聞陛下愛民之心均於赤子矣而生業
或未完者其大弊有三焉一曰郡吏之不足役及上農而使之
破產竭財而斃於凍餒比天下之深不平也今人細民之家牛
羊耒耜帳糧粟有數十金之直則舉而籍之於公以備役
之之費矣方其役之將至而知其必及於死也則其心如避重
誅其力如捍巨瓦焚滅屋廬伐桑枯以求其不及甚者乃限

浮圖錄兵籍以一身自陷於非類而覩幸於斯世又其甚者子
嫁其母而兄弟得以離居父子謀為自經而求省其丁口此最
役之弊也二曰天災間作稽事未登則有除賦之令以恤其流
亡而有司以括克為勞而務足功利霜露草蝗五種之入無分
毫矣而輸入之數十猶五六比重賦之敝也三曰貨公公而情
不欺者赦宥為之蠲釋以寬其貧窮而主者網羅疑似索求鑄
缺幸其少戾於法而督之益嚴及其委弃窮蹙而勢不可得則
猶能鞭笞其子孫縲械其鄰里而有望於下此積逋之弊也臣
願陛下慎擇忠厚之吏以為守宰而使之不妄舉立為寬通之
制以便躬庶而使之不重困則休養生息皆陛下之實惠矣雖
使者冠蓋不交於道而惠教安有不宣者乎捨是則雖朝遣一
使暮置一官又何益於治乎陛下不先務此徒刻薄更張之為
臣愚之所未諳也聖朝曰國用雖節而尚煩於調度兵籍雖核
而未精於簡稽者臣亦粗聞其說矣天下之財有常而國家有

餘不足之無常者蓋取財與用財之道異也善取則財雖多而
常不足善用則財雖寡而常有餘今天下之所謂利凡凶凶二
十八品之餘百物有禁蓋盡之矣而出無餘者未明節之之要
也未慎用之之道也節其可已而備其不可已用其不費而可
以足費則善矣國之大費六宗支之祿也萬官之養也冗兵之
食也二虜之賜也郊祀之錫也河防之備也皆不可一日而節
若乃賜與有橫溫服用有侈靡狃庭穠私糜絰之盛百工技巧
冗食之多此皆可節之矣且願量時制宜一切減損以番貨財
以備大費之大此之謂節其可已備其不可已若夫興利者功
易見省事者効難知易見則取信於人難知則置疑於衆惟其
易見難知而疑信之兩出此財之所以日匱也今天下之利有
博於解池者乎歲入百餘萬緡耳有百萬之利獻陛下者儻從
而榷之則其人之功豈不易見哉然綏城之兵一用而費大百
萬是四歲解池之利去矣有以綏州之不足城告陛下者儻從

而弃之則是罷置四歲之解池矣然其言主於省事而不主於興利則其功豈不難知哉究其歸則興利之利不如省事之爲利願陛下反求其端而慮焉是之謂用其不費而可以足費知此二者而本競於錐刀之末則調度將不煩而民力寃矣臣又聞國家患兵之冗而講求其術已久矣向者齊其瘠老今則黠其壯子弟向者簡閑之不密今則毫毛不敢欺向者慢於訓習今則朝夕從事以金鼓此三術者方今以爲練兵之要矣臣復何言哉然臣之言者繼於三術之後而充其情狀耳夫四方凡悍之徒群聚而安閑驕惰而不足用蓋有年矣今一旦遽責之以去留立辨之以退弱則其心豈免於怨乎執謂怨不損於王治而不恤也詩曰悅以使民民忘其死豈有驅人於死而先啗之以怨乎施諸用兵尤非全勝之道也三路者用兵之地也今未老者多黜而失其歸社者則憂其將老而見黜臣願有以動其徒類之心乘其生變不足御寇而足以爲寇甚非朝廷之利

也昔唐之中世選銷兵之策歲限以逃死不復補而克融廷奏乘之遂爲大患洪經綸之一出田悅之一言而萬衆大呼此往事之可鑒者也嘉祐中亦嘗選天下之兵而有司以謂朝廷欲省郊祀之費處之過甚遠近諮詢賴朝廷有以制之此近事之在人耳目者也臣願陛下慎守三術以爲制兵之具臣聽臣之說以慮其未然則軍政立而天威暢矣程策曰寬謂開禁之禁而商禁通者臣謂開禁之禁歲羨長而不知止貨法屢變而下不爲信比商之所以壅也審天下征商之法課有不足者一切損之貸法之始有小利而終召大弊者慎勿輕變而用則天下之商願出於塗矣聖策曰損器玩之巧而工弗戒者臣謂非獨法禁之不密亦教化未之至也夫民之於上從其好不從其令高賜大袖其說舊矣今陛下雖行純儉以風天下而百工之肆日夜謀奇巧求利於時是必有以尊之也且法之行自近始教之至自上率願澄其源以察其流則天下之工無不戒者也聖策

曰風俗浮薄根於取士之無本教導之不明臺閣之論所執不一豈無收弊之道者臣謂非土著而不任鄉議取浮文而不根經術較工拙而不考素行今日取士之大弊矣比者朝廷講求羣議而恩有以救之雖論有異同而所以爲敝者不過此也夫詩人以薄者不可責其厚今養之取之之制大異於古則安怪其廉耶襄息哉臣願量時而立法貴其可以適用則莫若大均薦送之目而便眾寡適其平無幸與不幸則土著莫能遷矣限以一藝之習而試之家法高說上第義參於文而取之則經術孰敢廢矣復幸懷之科詔監司郡守時加詢察秩滿而薦之一二則素行可得而知矣本庠序之教而繼以三者則取士之道庶幾無失又何必變常動衆而求藻紛紛歟聖策曰刑罰煩重出於設法之多門公襲之不革特加仁恩之政使死者少緩必有可行之術者臣謂治而有刑非養威務刻而不勝斯民蓋欲使之畏罪而遠害也後益忘其本原而峻文索法以籠四海民

之手足若將無所措此世主所以戒量揆叙而復益其間也陛下患刑之密而重報者疾若少緩焉此堯舜好生之德也然臣禹猶有獻焉夫所謂緩之之術者得非以他罪抵死則斬其左趾欲得非欲復古之肉刑歟夫他罪抵死而斬其左趾則仁矣孰若出於權斷而貸其一死之殃彼幸而不死又爲完人則豈不天地陛下之賜哉安俟施諸刀鋸以爲罪次此景興之論愈於鍾繇也夫三代既衰而養民教民之具不可復見民之觸罪者蓋亦有不幸矣此肉刑難施於後世也養之薄而責之厚也教之疎而禁之密也昔漢之去周未遠一罪肉刑而笞有至死者民猶不以爲怒是知肉刑之重而笞刑之輕也今笞不至死去僕又千餘年一日復之民豈以爲宜乎此衛辰之論不及孔融也願陛下詳其折衷而已聖策曰欲興七教兼乎三至以底聖人之道者臣謂七教者生民之先務陛下舉為治本而廢以三至之用力行於上則聖人之道盡矣何愧於曾參之言韋若

乃欲民明大親盡乎五法以極天下之治者臣謂大親者人倫
之大原陛下奉爲政體而奉以五法之具周施於下則天下之
治畢矣何違於管氏之說乎聖策曰仲舒之言班司謂切於當
世可施於今者何策臣謂仲舒之對本於春秋以陳王道故
氏美之就求其說而有曰任德而不任刑損文而用忠則亦可
施於今也聖策曰崔寔之論范曇謂明於政體有益於時者何
事臣謂崔寔之論極於理要不泥一隅故范曇補之就求其說
而有曰捕縱決壞枝柱傾邪則亦有益於時也聖策曰無以古
人之陳迹既久而不可舉無以平朝之成法已定而不可改者
臣謂先王之政久必有弊不革而放之非所謂知變也然革之
當否安可不慎乎易曰窮則變變則通此救弊之說也書曰各
守爾典以承天休言法之不可易也使革而當邪則雖古人之
迹有可舉而用矣使革不當邪則本朝之成法有不可改者矣
謂古人之迹皆可舉則周之井地可行於漢夏之九州可復於

魏文謂本朝之法首可政則成王不必憲文武之舊章孝景不
必遵文帝之策矣聖策曰言之非艱臣以是不敢多言而夸說
凡天下之利病所謂可行與否者臣既略陳於前皆其迹之粗
者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故臣於終也願陛下思所以神明
之孔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既而曰去兵又曰去食而民之
信之也卒不可去是以古之聖人縱橫友覆無所往而不遂者
豈有他哉惟民信之而已是故湯爲匹夫報仇而民不以爲暴
文王以民力爲臺沼而民不以爲爲已及其不信則行仁義作
禮樂而民始疑矣今陛下行假貸之政孟子所謂耕斂也豈有
舉息之心哉立平准之法禹稷所謂貸遷也豈有爭利之心哉
復租庸之制周禮所謂大均也豈有因餓寡之心哉教士於貧
賤之中漢高帝唐太宗之用人也豈有尚功利之心哉增高廟
之貢優致仕之祿此三代之養老也豈有退耆者之心哉捐律
定令臯陶之明刑也豈有廢法行意之心哉并重莫乖五伯之

制兵也。豈有輕土重祿之心哉？其措意立法則皆幾於堯舜可謂盛矣。陛下之心如此，而天下之論乃如彼。陛下見其紛紛而以咎天下之議者，臣愚以爲未安也。蓋亦反而思之，豈未有以深信之歟？先之以至廉，則雖取之而不疑；其貪，况與之乎？首之以至仁，則雖殺之而不疑；其暴，况生之乎？二者皆陛下之先務，而未之深信，則常平之議、內刑之法，宜乎元元無知而懼之也。詩曰：「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記曰：「至誠如神。」君子之於物，左右而無不宜者，惟誠而已矣。臣敢以此獻。臣昧死，惶恐上對謹對。

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五十

集

館職策

擬試館職策一道

後

問博曰秦失之強周失之弱昔周公治魯親親而正直齊魯後世有寢微之憂太公治齊舉賢而立功而其末而亦有爭奪之禍夫親親而尊尊舉賢而上功二氏之所共也而齊魯行之不然於喪亂其故何哉國家承平百年六聖相授為治不臣同歸于仁今朝廷欲師仁祖之忠厚而患百官有司不舉其職或至于踰越法神考之勵精而恐監司守令不識其意流入于刻夫使忠厚而不始勵精而不刻亦必有道矣昔漢文寬大長者至於朝廷之間聖言人過而不聞其有怠廢不舉之病宣帝繫核名實至於文理之士咸精其能而不聞其有督察過甚失何修何營可以此頃深明其所以然

之故而條其所當行之事悉著篇以備采擇

昔言古者不知變習於世故所以經物成務而不在於法義此士之所患也考古之道御今之宜故明者不兩失也夫明者自明也故於物居事而李者然後焉願効其愚夫王者之政據近異宜正異異制而其行之一二者政也先王所以同天下也昔文王之作周也典以經邦國則以馭都鄙法以任官府內建六卿以通其治外建五服以齊其政掌六諭其好惡布憲達其刑禁正人察其反側行人善其逆順協于朝覲而考于巡狩小則訢士治焉大則司馬計焉方是之時器皿不與量畫不異文行習有常風俗大同故曰夏尚忠商尚敬周尚文是之謂治至于上失其政而下擅命國殊治而家異俗故秦尚武晉尚儉而曹尚奢衛失之淫陳失之荒齊魯異變而魯韓同歸故曰天下無道禮樂征伐自諸侯出是之謂亂平親親尊貴推賢像唐治與之八柄而太宰之職也廢一不可而齊魯豈有行焉非所治與之八柄而太宰之職也廢一不可而齊魯豈有行焉非所

聞也。皇者以謂齊魯宣於八柄各有隆焉非異道也。是不然。王者革命易姓，廢古振敝，作為一代之法則，隆殺有焉，所以新天下也。故虞氏貴德，夏氏貴爵，商人貴富，周人貴親，非諸侯之事也。夫齊之強自桓公始，舉賢士功管民之政也。逮晉之興而齊襄矣。其事晉如小侯，特屈強於魯衛之間耳。而魯固狃於邾莒矣。此無他，地有小大人有衆寡，非政得也。隱相之際，兵行中國，則常強矣。國無其人，能不衰乎？春秋之際，兩君不葬，諸相之盛，其不奪者幸也。因是論之，齊未常不衰而魯未嘗不亂也。世徒見其田氏代齊，三桓弱魯，以為親尊之弊不亦陋乎？蓋襄之諸儒明不謐，瑊見周之衰而未聞其委盛也。喜為異說，以自智。或者有所傳焉，而不能明也。遂以前知其然，為三公之至賢君子，但取焉。夫事有其官，官有其人，上下相維，刑賞並用，可謂備矣。然而不舉者，不考法於先王也。是以其弊居多，不知其任行之不知其分。勇者自用，懦者自棄。之則倦怠之則怨急之則詐譖。

之則偷賞而不勸刑而不變古今之公患也先王之治有政焉而非其本也其所本者化也政者治之具也為化以德為政以禮化以革之政以行之辟是之由焉化猶天道也政猶人力也人力至矣而陰陽之和雷風之動雨露之潤不時則不生天道順矣而種植之宜耕鉏之功不勤則不豐天人相與而成歲有化有政而不舉者又有刑焉政以使君子而刑以御小人刑者先王有之而不敢先也非所以待士大夫也政化行而後刑可用也是故政以佑德刑以佐禮而本末具矣雖然治之始也道德既明風俗既成則刑設而不用矣治之終也夫不務德禮而用刑是以小人使之也而責其治可乎先王明足以官人而有禮以使之有度以則之隆之以恩諭之以義時考其績而誅焉焉可謂有其政矣而其所以治者善有以先之也正心以及身正身以及人先王之化也化以道导其內政以齊其外道足以德則勇者安焉懦者興焉齊之以禮則智者不敢先愚者不敢後此

其所以寬而不苟察而不苛之道也古之人有之堯舜是也昔在唐虞明德以協百姓考績以行黜陟戒之以休董之以威勸之以九歌申之以四罪而庶績熙矣此無難惟君與相懋之而已故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漢之晉文稱號仁明有紀於後世然宋足以與此也夫有其志者有其事有其事者有其功是以君子務大其志重其事而不有其功文帝有可致之資而無欲治之意閻賈生之論則退避未遑閻釋之之說則毋其高論其所志亦苟矣是以有仁心而非德也行其善而非法也好申韓而非學也方內治安而非政也而一時之士又無其人此漢之所以不振也賈生區區有慕古之心而大目以謂紛亂諸侯其大者既已曠廢矣盜吏出粟賦錢數以百萬姦入乘傳周行郡國其小者又不恪矣君子之學以成其志則志不可不先定也醉酒者亂操刀者殺則有以使之也其學又不可不慎也宣帝不好儒而喜申韓之書則其志可知矣故其治以

察爲明以刑爲義以律爲法以寬爲政而文俗之吏都公卿之仕言足飾人之詞文足成入之韋故楊惲蓋覽餽以語言成罪而趙廣漢趙延壽以怨報政刑君臣如此可謂刻矣雖然方文帝之時匈奴之強魏官戰勝有功矣以移書一言之報文吏編之以法則免官奪爵而罰役矣吏首篤於厚乎地節之間王成以爲察無實而俗吏者爲虛名欺譏以避諫至以不禁妄邪爲寬大縱釋首罪爲不苦黃龍之詔張敞之議尚可考也吏首稱其職子故曰未足以與此也夫以文帝之仁宣帝之省而其治效如此蓋刑政之不足恃也世以文帝爲寬宣帝爲察而不知兩君未常定其所尚也文帝有仁人之心而學申韓則其所學善其政也故其議刑未嘗不重聞辯之之論未嘗不輕者以其貧之仁也宣帝好察而起於民間知民之苦漢吏也而行之以寬故其爲治以安民爲本棄嚴刑而用黃霸手定國然有歸而刻深者以其貧之察也是故德者治之本也可不務乎

試館職策一道

荔溪先生

對天下之事，雖不同而其理則一。所爲異者，患在不得其要。苟得其要而持之，若舉目而堤其納，望裘而振其領也。夫何故？原其所以始，其所以終歸而已矣。是故有難易之說者，其形也無難易之說者，其理也。世之說曰：創業誠難，守文不易。而後之議者，又以中興爲尤難。且天下草昧群雄，競逐攻破，則降戰勝，則取，茲創業之誠難；富貴則驕，驕則滯滯，則怠茲守文之不易。中興之事，則兼而有之。此所以爲尤難。故曰：有難易之說者，其形也。天之所以授人主者，豈以其人心之歸耶？人心所在，天命隨之。書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又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然則理之所在，在不失人心而已矣。故曰：無難易之說者，其理也。嘗謂天之興廢，猶一身之安危。其所以扶襄而已病者，亦不異頑鑿何如耳。明者見形於未病之前，故爲之也。昩昧者，究脉絡於已病之後，故爲之也。難矣！醫國亦然。上有批政，下有

幸民本末舛通首尾衡決凡可以馴致敗亂者皆燭也自賈生
當文帝治安之時痛哭流涕以爲深憂其說以詣侯勢強爲病
腫夷化慢每爲病癱蓋未形而見之然生自謂雖能治而上不
使者頗元氣未大損也形脉病而元氣存則文帝不用賈生而
生之說雖驗於後國終不亡如其不然生且望而去之矣又奚
以痛哭流涕爲哉故監國者必視其元氣存亡多少爲使所謂
國之元氣則民心是也夫謂之中興則國既病矣既絕而復蘇
矣然先世之德澤在於人心者豈遂亡耶故愚不敢以爲甚難
而不爲者有可因之勢故也自昔所謂中興之君多矣然未嘗
無可因之勢周之宣王也漢之光武也唐之肅代也晉之元帝
也此明間之所及也其一時將相在宣王時則有若仲山甫在
光武時則有若鄧禹元帝則有王導肅代則有李郭君臣之間
所以扶持顛危恢復大業頗其事不同而其勢則皆有所因何
也三代而下耳國之尤長者莫如周周自后稷始封於邰再傳

至不畜而失其國公劉繼之改修其政去邵而國於山又九傳
而至太王獯鬻逼之夫猶而國於岐文武繼之遂有天下又九
傳而至厲王大戎迫之失其大業宣王繼之内修政事外攘戎
狄而周室中興焉三代如周無以加矣然失國者再失天下者
一或迫於獯鬻或迫於大戎然而不王者豈世世修德在人心
者固耶故山甫之所以輔其君者雖不多見於經瓦宣王之所
以勞來安集其民與修政事攘戎狄之實蓋山甫出將入相之
力也漢祀二百而中絕然高祖開基規模宏遠文景繼之以德
化民敦本節用輕徭薄斂所以結民心者厚矣當時未見其弱
也至強臣擅命國統已絕天下之心猶憊憊焉思漢不志則惠
澤立之在人袋爲如何哉武之初百姓見司隸官屬且雖然相
慶以爲不意復見漢官威儀則是思漢之心既久而未忘也唐
自高祖起義兵旣消群盜太宗繼之修教明政刑以府衛養
兵以口分卅業授地以租調任民百姓安樂爲日久矣正觀之

治比隆成周又開元二十餘年之間天下熙洽外江不閉行糧
不賈則惠澤之在民心固深安史之亂雖生於所忽而肅宗以
太子起靈武代宗以廣平王相繼靖難竟復都京再安社稷當
是之時功歸李鄭不可訾也宰相如苗晉卿裴冕輩何能爲哉
然則宣王也光武也肅代也僖祖宗之出德而興者也若元帝
則不然惑懷之難晉孫既絕元帝以郎琊王渡江承孫氏累世
之舊皓雖生唐失民而司馬氏之德澤亦未有以結江左之心
故愚以王道佐元帝之興爲尤難然所恃以興者何也中原之
毒方熾而人心易收也觀道華請用頑榮賀禡等謂之以收入
心則亦不可謂無所因矣嗚呼羯胡亂華生民塗炭道之佐元
帝也宜若捕龍蛇格虎兕不得斯須暇也頑力開設學校賓禮
賢才措事業於雍容談笑之間其後謝安爲相亦以雅量鎮之
議者幾其以清談廢務浮文妨要務不爲變此兩公者豈智識
者不及邪意嘗是時中原方亂人心雖曰易收亦或易危未容

以威猛勝服之也然江左立國既不能與周漢並隆又不若肅
代之能冠復舊物豈其世德之厚薄異耶故中興之功或繫之
將李光弼郭子儀是也或出入將相之間山東鄧禹是也然議
者謂再造漢室禹爲元勳豈耿賈吳蔡之徒卒不敢與之齒耶
自馮愔之叛禹之威望亦少損矣然而功不減焉何也閩中天
下根本且漢之舊人心之所依歸者也蕭何任閩中之寄以甚
帝業爲時宗臣則禹一功獨高者亦豈以閩中之重爲能佐佑
中興耶洪惟我宋之興爲民立極撥天下之亂而反之正人心
樂推神器自至小宅梁宋之間非有太行孟門羊腸伊闢以爲
塞非有洞庭彭蠡沔漢水以爲池立國百七十年無一日失
吠之警其所恃以爲強且固者人心而已故祖宗以來所以惠
養元元甚厚而德澤深渥在人胥肺間雖于萬年不忘也承平
既久農生邊隅胡虜犯順踰京邑于茲六年矣聖主憂勤夙
夜圖回事功闕司旣久未見赫然振起之象然有志之士願有

獻於上者亦以人之心未忘有可因之勢而已今明問以四代任
人之方與其將相救時之得失孰可以爲法於今日在當時有
遺恨而可爲後世鑒者頗使論之過固論其略矣柳侯惟念天
下之事所以不克濟者患在於不爲而無患其甚難故聖人畏
無難而不畏多難以其因難而能圖也又况福禍倚伏之理爲
未易料昔者吳王夫差旣勝齊伍子胥曰天之所棄必驟近其
小喜而遠其大憂使吳不得志於齊而以覽悵王心吳國猶壯
今天祿亟至是吳命之不長也未幾吳果滅於越吳人侵楚入
郢楚入大懼今主子西獨喜曰乃今可爲矣夫戰勝人所喜也
而以爲大憂喪敗人所廢也而以爲可爲則是禍福倚伏之理
果不可料而不可不爲者也此其云不爲而俟天命之自回人事
之自正敵國之自屈盜賊之自平庸有此差也哉愚願聖主與
二三大臣早夜以思凡可以收人心而服之者悉舉而行之於
此有二誅焉人主憂勤富畏天命側身修行罔敢暇逸然後能

服人心宣王之事是也大臣至公黜陟明允選用群才皆從人望然後能服人心王道之事是也雖然用賢不可不盡去邪不可不力何則賢者之於君也以禮進以義合所言而從則將繼此以進其所未言所行而信則將繼此以勵其所當行苟有疑焉則亦已耳以鄒禹之智略而遇光武之君受任之間猶有所愧而况其他乎君子小人之不相容猶水炭之不可同器而處也君子得位則斥小人小人得志則害君子此理之必然者也嘗怪光弼之動紫若此而不肯離革印君臣之間不能無疑代宗雖厚撫其母終不一至朝廷豈以譖邪之人爲可畏耶光弼尚然而況於餘人哉故曰用賢不可不盡去邪不可不力也然則在當時有遺恨而可爲後鑒者此歟嗚呼君子小人不可不先辨也君子陽也小人陰也猶人之身少壯則多陽非無陰也陰不能勝陽而反制於陽老耄則多陰非無陽也陽不能制陰而反勝於陰方天下盛時固多君子及其久也聽用原省之

術不至浸淫至於襄小人者以類至而日勝以至於無君子則
亡矣故善養生者求所以輔陽而消陰善國者求所以進
君子而退小人顧中興豈難哉惟士之人勉焉若以爲其難而
不爲則愚不知也謹對

新刊 國朝百家名賢文粹卷第五十